

何 鍵 著

禮 經 大 學 古 本 講 義

商務印書館印行

商務印書館呈繳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何 鍵 著

禮 經 大 學 古 本 講 義

商 務 印 書 館 印 行

渝4195

禮經大學古本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

朱子大學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爲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此於傳。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詩云。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緡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入交止於信。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僖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僖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

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
緝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
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
人交止於信。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
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
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
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
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
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
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
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
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
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

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
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
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
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精語耳。）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
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總文之下。）

開竅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
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卽物而窮其理也。
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
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
以大聖始教。必使學者。卽凡天下之物。莫
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盡乎其極。
至於用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衆物

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以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百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之喪。糞穢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謙謹爲推）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程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慮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諱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已有。而無以爲道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瓌秦。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懣。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修身。（此亦承上章以起

下章。蓋意識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修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爲正。）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
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
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
衆、則失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
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
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
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
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
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
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
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
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
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
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
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

右傳之八章。釋修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
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
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
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
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
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
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
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
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
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
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
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
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
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

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奸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

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瞻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

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甯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當嘗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勇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實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逆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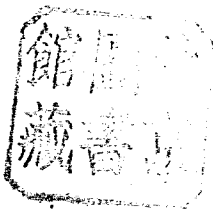
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寧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自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鑿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蓄善竝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整頓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禮經大學古本講義

第一講

今天研究大學。係依據禮經古本大學而言。爲什麼要依據禮經古本大學。而不從朱子章句呢。因朱子大學章句。改竄大學原文。實晦大學真旨。吾人要闡揚東方固有文化。對於前賢釋文。是固宜從。誤亦應正。所謂當仁不讓。非好爲詆譏類也。朱子、宋之大儒也。博極羣書。自言研討大學。幾經寒暑。何以尙有此誤。一再思考。蓋緣大學一書。綜前聖之心法。爲萬教之精華。不論天道人道性道。以及修己治人的方法。與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道理。無不包括在首篇之內。含義之多且深。非經師授。非有實功。未易明其內蘊。道其精微。朱子專在文字上揣摩。實難得其端要。故不得不割裂竄補。以求其文句之相通。斯乃大道不明不行之時使然。未可以此而病朱子也。予受師訓。將大學劃爲三分。自大學之道、至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爲二分。爲古經文。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此謂知之至也。爲一分。爲孔子繫辭。自所謂誠其意者、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爲一分。爲曾子傳文。此大學全書之三大成分



也。循此三大成分之次第。以求大學之真義。則逐章逐節。逐句逐字。不用竄易原文。無不脈絡貫通。明白曉暢。今先詳經文。

大學的精華。在於經文。而經文的精華。又在於首節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三句。三句是大學的三綱領。是儒家政治哲學本體。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項。稱爲八條目。是儒家政治哲學的方法。三句又包括天道性道人道在內。無論何教皆能統攝。次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這五句六層。自來解家無不認爲與首節是同一事理。實則非是。蓋首節爲修性盡性。先天成身之道。次節爲修命至命。後天了身之法。絕然而兩事。先儒對此兩節文義。糾纏不清者。卽性與命、道與法之界線不明之所致耳。末節舊解多作結語句。不知尙有他義含在其內。茲分別明之。

大學之道

大學之道四字。在先天言。爲不可言說。不可思議之大道。在後天言。爲萬道萬教之綱領。足以包涵貫通一切道法。修性修命。成身了身。成已成人之學也。故學、古訓覺。大學者。大覺也。澈底明白之義。道猶路也。爲天地人神所共由。又道、到也。必躬行實踐。一一做到。故曰之道。是以大學之道四字。看似虛的。而躬行實踐。則又化虛爲實。故卽接以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以實之。

在明明德

明明德三字。爲此三句之眼目。包括一切經法。貫通各種學問。儒行人道之謂也。三字各有特殊義蘊。獨立精神。而又互相連貫。劉沅先生。釋明明二字。爲明而又明。不息其功之謂。其說是已。蓋宇宙間事物。莫非對待流行。順逆相配。故必明進而又明退。明存而又明亡。既明此面。又明彼面。所謂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乃爲兩明。方是真德。否則祇明出世法。而不明人世法。祇明唯物。而不明唯心。或祇明一節。而不明全體。祇明空理。而不明事實。均於社會國家無補。非德之真也。德、卽先天之性。朱子所謂虛靈不昧者。乃後天之心。非先天之性。先天之性無爲。虛明不二也。後天之心有覺。虛靈不昧也。以虛靈不昧爲德。是以後天之心爲性。則本原非矣。又德者、得也。人之所得乎天也。未生以前爲先天。先天德本純全。故孟子曰。人性皆善。有生以後。且與物接。而所得於天之德。日以精亡矣。聖人教人許多禮法。卽欲人全其所得之理。所謂復性之功也。內外交修。動靜交養。有許多功夫次第。故曰在明明德。要而言之。明明德者。明已成己。內聖外王。入世出世。盡己之性之大學問也。明明德之大學問。非僅明已成己。盡己之性而已。所以明人明物。成人成物。盡人之性。盡物之性也。故緊接之曰在親民。

在親民

親民云者。物我一體。普渡衆生。天下一家。中國一人之性量與事功。佛行性道之謂也。而程子謂親當作新。朱子本之以釋新民。其錯誤前人多有議之者。王陽明曰。在親民不當從程

子作新。說親民。便兼教養意。說新民。便覺偏了。錢大昕曰。宋儒改親爲新。特因康誥作新民一語。不知如保赤子。亦康誥文。保民同於保赤。於親民意尤切。聖王保民之道。不外富教。而親字足以該之。此皆先賢仍以古本親民爲是之辨正。然猶未足以明親新二字之作用也。善夫、陳全三先生之言曰。親新二字之分界。卽真道德假道德所由判。王道霸道所由別。治世亂世所由來也。試卽其意而申論之。王莽復井田。安石仿周禮。陽假古制。陰行新法。自以爲丕煥新猷。與民更始。乃政愈新而民愈亂。結果適得其反。又如清季之變法維新。不惟不治。而亡亂隨之。歐美之物質生新。表面雖屬進化。骨裏亦日在傍徨假擾、喧嘩焦爛之中。故一次大戰之後。又繼以二次大戰。而堯舜躬己無爲。垂衣裳而天下大治。孔子爲政三月。十人行路。九人謳歌。試想僅以三月之短少時間。若必百度維新。如何能及。然三月而魯國大治者。則以孔子所行。是真良心真性所發出之真道德的親民政治。王莽王安石及清末政治家所行。是空理想假聰明所發出之假道德的新民政治。故國家一治一亂。各從其類。堯舜帥仁。而民愈安定。歐美任法。而民愈詐愚。亦以堯舜所行。是王道的親民政治。歐美所行。是霸道的新民政治。故國民一苦一樂。迥然不同。近世有主張全民政治。各盡所能。各取所需者。彷彿與親民相似。然或獎勵階級鬥爭。打倒舊有制度。及其固有文化。或專主功利主義。儘量發展物質。企圖滅人國家。均與斷膝續頸。助長極苗無異。欲利民而反以害民。實於大學親民之旨無當也。大學親民之旨。雖主盡性盡倫。然亦兼夫教

義。凡經營區處。與以利民之資。靡不盡力建設。勞來匡直。與以善民之路。無不廣事提倡。書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論語云。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勸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孟子云。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禮運云。故人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歸。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己。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爲己。是皆有民胞物與之量。具物質建設。改善社會之事情。斯乃大學在親民之旨耳。

在止於至善

止於至善句。朱子章句、謂止者必止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專理當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地而不遷。蓋必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一毫人欲之私云云。此僅改作形容詞。在三綱領中。似不免於空泛。劉沅云。天地一太極耳。人爲天地之心。身爲太極之所。與天地無二。特在人身稍狹耳。虞廷言中。詩云宥密。夫子曰道義之門。此又名之曰至善。蓋五官百骸。不外血氣。惟此天地之中。虛明空洞。血氣不能到。私欲不能入。知而宅心於此。自有諸己以至化神。乃可節次而幾。名爲至善。以非此無以致中。三代下、異學紛紛。皆由不知此竅。聖人未嘗筆之於書者。以非書可傳。必名師指授也。段師曰。至善之地。湯然澄清。乾乾淨淨。無一點渣滓。纖毫瑕疵。心善專善。盡人合天。天人合一。

允執其中。允執厥中也。此皆言止於至善。足以完成先天之性功。把明明德、親民、學問。均已達到極詣。如孔子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孟子所謂大化聖神。道行天道之謂也。試舉一淺顯事例。譬如雕刻家。繪事家。循規蹈矩。作意求精。猶未至善也。及其得心應手。以神遇而不以目視。自然巨細深淺。精奇濃淡。無不合度。則止於至善矣。中國古大聖人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經緯萬端。行所無事者。亦猶是也。故治國其如視聽。王齊易於反手。中庸云。不動而變。無爲而成。是故君子篤躬而天下平。論語云。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云云。乃大學在止於至善之功效耳。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照歷來先儒所釋。此節與上節均係同一事理。然上節既云在止於至善。已將學問說到盡頭。此節又說知止初功何耶。曰。上節爲修性盡性。先天成身之道。此節爲修命至命。後天了身之法。性命道法。顯然各別。非同一事理也。性與命。道與法。界線不明。則此兩節文義。含糊莫治。歷來解家。都坐此弊。明乎性與命、道與法之分界。然後此節所言止定靜安慮得六層修命了身之法。於事理文義。皆釐然明順矣。止定靜安慮得六層修命了身之法。應如何而得知。如何而得至耶。曰。今略示以大概。知止者。收心放心之法也。將人心收定。放於至善之地。孟子云。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卽是此義。其景象如何。曰。吾人心性。可譬之淨水。本來明潔光瑩。一經受氣成形。物物交引。習染成汚。則如淨水出

源。雜和長江大河之沙土。遂成濁濁。若能知止。卽將自己心猿用簪拴住。不使亂動。久之漸漸馴伏。雜念不生。猶如長江濁水。移貯靜器。水不流動。波濤自息。故曰知止而后有定。念旣不雜。心神自泰。猶如波濤旣息。水歸平靜。故曰定而后能靜。心神泰然。外感不著。猶如水旣平靜。沙土自澄。故曰靜而后能安。外感消除。性光明現。猶如澄清淨水。物來畢照。故曰安而后能慮。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猶如水歸本源。本來如是。故曰慮而后能得。得者、一得永得。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也。此法非明師不授。非道明德立、成身以後。用亦成空。世之道徒釋子。往往認法爲道。日事打坐參禪。凝神煉氣。結果還是一鍋白水。不能成飯。無怪乎學道如牛毛。成道如兔角。故大學之道。先道而後法。先成而後了。有因乃有果。非如假修煉家之妄想成仙成佛者比耳。且止定靜安慮得各字。有一定之次序。有實在之功效。故著而后字。以見其難。舊解專向外說。並而后字。神理皆晦矣。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成道了道。成身了身。性功命功。旣已指示明白。了無餘蘊矣。然性命究非兩途。成了亦非絕然兩事。不過本末終始先後之關係耳。故結以本末終始先後。融圓性命道法爲一貫。而且推及於事事物物。徵之於事事物物。表明大道之無所不容。無所不包。無所不在。非幽隱玄妙空洞虛渺之浮文。乃精神物質樣樣皆真之實際也。近道云者。非於道有遠近也。乃三位一體。三達德一行。事事物物。通體圓融。與道爲一。親近而不可離也。此節知所二字。

最關重要。先儒每每輕忽看過。致本末終始先後諸義。或分貼而失本旨。或略指而無要領。故所字不宜虛看。當作北辰居其所之所看。以物言。則先後天出入之關鍵。以事言。則先後天交接之樞紐也。且物以體言。在先天爲本。在後天爲末。事以用言。在先天爲終。在後天爲始。而先後天之臨界。假定爲所。能知所之先天入世成身之道。所之後天出世了身之法。大本已立。體用兼備。則近乎大學之道矣。換言之。物卽混成之物。混成之物卽道。道自以本末言者也。道先本而後末。道卽因之以成。事卽事業之事。事自以終始言者也。事先終而後始。其事乃克有濟。故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不曰始終而曰終始者。事必先立終而後開始。所謂事先計畫而後興作也。

總之大學經文。雖只五十八字。實包括人道性道天道。爲萬道萬教所共學者也。夫儒以人道爲本者也。然或學非爲己。求外諸身。人極何由而立。故曰在明明德。明明德之功本諸身。首在知止。誠正修者。儒之定靜安也。齊治平者。所以充明明德之量。儒之能慮能得也。佛以性道爲本者也。然或空諸一切。棄絕人事。性量何由而完。故曰在親民。親民之事本諸性。亦首在知止。四相俱無者。佛之定靜安也。六度萬行者。所以充親民之量。佛之能慮能得也。道以天道爲本者也。然或旁門左道。孤修苦煉。天命何由而了。故曰在止於至善。至善之所本諸天。亦首在知止。觀竅觀妙者。道之定靜安也。政善治。事善能勸善時者。所以充止至善之量。道之能慮能得也。此以見三教聖人教人爲學之工夫次第。亦卽萬教教人之所權輿。雖各守職分。

言異其責。聖哲由止定靜安慮得六法胚胎而出。名異而實實同。支分而源本合。性命雙修。道法並行。大學之道。固未可以言說盡也。

第二講

今天接講繫辭。繫辭者、卽自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及物格而后知至。至此謂知之至也止三段。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孔子爲人道之代表。故特繫在明明德句。以闡揚人道正義。就明明德一句精蘊。發揮大學全體。就人事上、說明本末終始先後之所以然。亦內聖外王天德王道一貫之說法也。不僅曰明明德。而曰明明德於天下。則親民止至善。自在其中。且明明德於天下者。打破一切國界種族界教派個人主義階級思想之謬見。乃物我無間。天下爲公之量。真正之大同主義也。於明明德之上、而加一欲字者。有明明德於天下之念頭也。此種念頭。有愛身愛家愛國愛天下之大慈大悲心。卽者安少懷之大志願也。古之云者。聖聖一揆。道無二致。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絕無時間可以限量也。而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不遑求之天下也。必先治其國。以遠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者。不遑求之國也。必先齊其家。以疎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者。不遑求之家也。必先修其身。以人由於己

也。至於身之主宰。則心也。必有不正。身無所統矣。欲修其身者。必先虛足以具。靈足以應。而正其心。心之所發。則意也。意有不誠。心爲之累矣。欲正其心者。必先眞念常存。妄念不參。以誠其意。意之所賴者知。知有未致。雖誠亦妄也。欲誠其意者。必先存養省察。清明在躬。以致其知。而知又非懸空想像以爲知也。欲致其知者。在求日用人倫動靜之專理。合於規矩準繩法度。所謂格物是也。此節是欲明明德於天下之首先。行遠必自邇。正人必先正己也。乃天然自然斷然必然之實際。句句重提欲字者。思想爲事實之母。事有終始之謂也。

誠正修齊治平之實行實德。後有曾子傳文。可以審辨而明。惟致知格物兩層功夫。傳付闕如。殊覺難於索解。故朱子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謂致知爲推極吾之知識。欲其知無不盡也。謂格物爲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朱註錯誤。前人已有辨之者。如劉沅謂天下事物。不能盡知。亦不必盡知。夫子所以言有弗學問思辨行也。知之無益於行。或反有害於德。安可不慎之。惟其有弗知弗行者。所以爲擇善。而何乃以物窮理爲知哉。其論甚是。然則致知云者。究何謂也。曰。致知者。知日用人倫言行動靜之事理耳。曰行如何入知字內。曰。知非徒知。必即行之。行之力。則知之益眞。且人倫日用之事。不可須臾離。隨在而行。卽隨在求知。非如文章功利之輩。託於孔孟。物物而致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知也。孜孜以求誠。盡忠盡孝。不忍

不敢。弗誠也。故但求其知。不能必其行者。非大學致知之義耳。譬之家庭。父母兄弟夫婦。飲食起居動靜。事事合理。日日皆然。毫髮不明。便失其道。致知者。致此而已。知得一分。便行一分。知得十分。行到十分。無不合理。此大學致知之真義也。至格物二字。朱子解爲卽物窮理。司馬溫公張橫渠諸先儒。解爲格去物欲。學說兩歧。究何是從。以內聖學問言。格去物欲之義。似較確切。然孔子何以不曰在格物欲。而僅曰在格物。足見加一欲字。有畫蛇添足。牽合己意之嫌。况上文欲明明德於天下之下。連舉七個欲字。豈獨於物。而必去其欲乎。且家國天下。無一非物。若全然無欲。幾如草木金石。塊然無知。焉能致知。故經文不曰欲致其知。先格其物。而曰致知在格物。特地下一在字。正示人以知與物有實在不可離之關係。訓格爲格去。是與經文相反也。近代物質發明。多由精益求精。又似卽物窮理之說爲有證據。然宇宙間物無窮盡。於理不通者多矣。焉能物物而窮究之。故先儒不能格庭前之竹。莊子曰。吾生也有涯。而知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可知卽物窮理。亦不合聖學根底。然則大學格物。究竟如何格法耶。曰。依古訓。格字有規矩範圍準繩法度方正之義。常言格式資格合格及格等等是已。物者。萬物也。天地生物。萬有不齊。故曰物。物何以要格。凡物本身無利害得失可言。其見諸作用。各物有各物之好處。卽各物有各物之不好處。用得其正。則物物皆有佛性。皆合道德。用之不得其正。則物物皆是魔星。皆不合道德。試舉一例。金物一物也。用之嫖賭。則爲作惡。爲喪德。爲害爲凶。用

之利濟。則爲作善。爲積德。爲利爲吉。格物云者。卽教人用物接物。有規矩守範圍依準繩合法度也。孔子不爲酒困。唯酒無量不及亂。告顏子以視聽言動。戒其非禮。卽大學格物之常經。段師曰。非己之物而勿用。是己之物。非其時而亦不用。真可謂格物矣。人人能物物有規矩。守範圍。依準繩。合法度。自一面無非分之妄想。一面有正確之觀念。知識能力。油然而生。故曰。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若不然者。則鄭氏康成以致知在格物。別爲一節。顏氏炎武以三千三百訓物。王氏引之。孔氏廣森以品式法則訓物。凌氏廷堪、黃氏鶴以講明禮法訓格。引證雖博。而仍不得其真義之所在矣。

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

或曰。朱子謂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其說如何。曰。劉沅云。上文言致知。而此言知至。先儒誤以至爲極至。遂謂物物而窮究。知始造乎其極。不知此至字訓達也。由此至彼之意。蓋所知不過心性倫常。與凡成己成人之理。其他不必知者。不在其內。豈有對於萬事萬物皆一一窮究其理者乎。其論至爲明順。曰。然則如之何而後可。曰。物格矣。則因物付物。用物當物。無大過。亦無不及。內可以涵養性靈。外可以增長智慧。清明日啓。義理日通。非禮之禮非義之義不爲。始得爲知之至。譬如飛機。以之爲便利人羣交通之用。則爲物格。爲知至。以之爲破壞人類文明之具。則非

物格。非知至。日用之物如是。心性倫常之物皆然。此物格而后知至之真義也。知至而后意之所發。欲不能滯。有可得而誠矣。意誠而后心之本體。物不能動。有可得而正矣。心正而后身之所處。不陷於偏。有可得而修矣。身修而后有以儀型於一家。家可得而齊矣。家齊而后有以感化於一國。國可得而治矣。國治而后舉斯加彼。由近及遠。可使天下之人。皆明德而歸於平矣。功不可闕。而序不可紊如此。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此節乃孔子樹立人道主義。特地申明大眼目。而朱子或問及劉沅恆解諸說。都與此義不合。不可不正。如何正之。曰。吾聞之師友云。夫人亦天地間之一物也。雖獨乘大道之精華。而爲萬物之靈。然爲後天之貪嗔癡愛殺淫妄迷惑所戕賊。其異於禽獸者幾希耳。惟知修以充實之光輝之大化之聖神之。則創世界作孽業者此身。參天地贊化育者亦此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此身。成聖成賢成仙成佛者亦此身。凡有情宇宙。錦繡乾坤。文明社會。莫不依人身而顯現。故曰修身爲本。天子與庶人。雖則家國天下之範圍廣狹大小不同。其要以身作則。體躬率物則一。蓋形端而後自影直。正己而後能正人。故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身既爲國家天下之本。故必修身之人。始可言齊家治國平天下。有本乃能有末也。若自身未修。言行不檢。卽是無根本真知識。真學問。一當家國天下大事。必定

有家敗家。有國亡國。有天下亂天下。蓋水無源則竭。木無根則枯。物性且然。何況人事。故曰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何謂厚者。內而本性天良、良心福命也。何謂薄者。外而功名事業、富貴榮華也。凡本性天良良心福命優厚之人。必能成大功立大業。安享富貴榮華。敦厚所以崇禮。厚德乃以載物也。否則不但不能建功立業。得富貴榮華。即現在功名事業可作。富貴榮華可享。亦必皆昏倒。立見滅亡。皆厚者薄而薄不能厚之明證。譬如花木。根本上元氣生機洩盡。勢必不能再開。故斷言未之有。明乎本亂而未不能治。則知根本的修身學問。爲一切功名事業、富貴榮華之源頭。明乎厚者薄而薄不能厚。則知根本的保存良心、修積福命。爲一切功名事業富貴榮華之對象。推之專事物物。可以一律斷定。故曰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大學經文。有三綱領。繁辭只言明明德。而不言親民止至善者。以明明德爲人道之事。攝親民止至善於明明德一句之中。即含藏性與天道於人道之內之意。孔子爲人道之代表。重在明明德。故特贅之。其繫明明德一句也。八目即從此生出。如平天下。就是明明德於天下。治國。就是明明德於一國。齊家。就是明明德於一家。修身。就是明明德於一身。在綱領中之重要性。與修身在八目中之重要性。是一樣的。天下事物。都有對待。如善與惡對。高與低對。生與死對。陰與陽對。既有對待。便有兩面。既有兩面。便不能以明白一面爲滿足。一完裏面俱明。才可以入而玲瓏。毫無蔽障。這便是兩個明字用意。德卽性的別名。性的

源頭。至善無惡。但人得天之性。往往蔽於物欲。不能盡善。必有盡性的功夫。方能復其本來。所以第一個明字。是明先天之德。卽性的源頭。其事田大及小。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由平天下之大。說到格物之小。而且每項都加一先字。就是第一個明字的注脚。不由格物說起。而由平天下說起。並不是好高騖遠。大小倒置。而是因爲平天下之功。亦非希奇。所謂君子修其身而天下平。不獨聖賢能如此。就是一般人的德性中。都蘊藏着這個天賦。不過普通棄而不修罷了。欲乃思想之意。言儘可以沒有這樣事實。而我不可不造這樣學問。這是第一個明字的範圍。第二個明字。是明後天之德。卽人之性。其事由小及大。由盡己之性。以與天地合德。如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從格物說到平天下。並且每項加一後字。除去欲字。足見此種工夫。可以實地做去。用不着立志想像。就可辦到。當然是明本身之德了。這就是兩個明字不同之點。由以上所說兩點。證明了明明德要從大處着眼。小處下手。凡志大言大。奢言治國平天下。而不屑修身的人。不足以言明明德。僅知兢兢自守。沒有天下國家思想的人。亦不足以言明明德。必須大小不遺。先後並到。才是明明德實際。今人多主科學救國。因目中國聖賢學問爲空談。爲理想。爲迷信。不知西人之發明物質。應用科學。亦不過得大學之道之一端。非別有

奇異也。原科學之定例。不過曰有系統。有實驗。而大學之道。開首在明明德三句。其示人實實在在。昭然若揭。次節止定靜安慮得。一層有一層之次序。一步有一步之實效。一境有一境之實德。任何科學。無此精確。第三節本末、終始、先後、近道。凡宇宙間物理現象。人事軌則。莫能逃此公例。至於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由終溯始。由本及末。由內發外。由己及人。先先後後。有一定之過程工夫效驗。此非科學而何。嗚呼。予非以科學爲不善也。非謂科學不宜精研也。特因徒迷夢於科學。而不明大學之道。在個人、則有身不知修。影響於社會道德墮落。在世界、則惟侵略是尙。播種於無數大戰之本因。誠能精研大學之道。而實體之。躬行之。當恍然於一切科學。皆大學之要事。無上科學。皆大學之包藏。精神物質並重。形上形下並包。世界大同可期。人類幸福可享。大學有裨於人心。有利於人羣如此。

第三講

上兩次已將古經文與孔子繫辭說明其大概矣。讀者即可得知大學內容之所含。今天來講傳文。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自此以下。至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共五章。爲曾子傳文。係曾子以己意闡揚孔子繫辭者。或曰此旣爲曾子傳文。則傳者所以傳繫辭也。孔子繫辭原有格致誠正修齊治平八目。何以曾子作傳。祇從誠意傳起。將格致兩目付之闕如。存而不傳耶。傳而遺忘耶。然按之傳文。開始口氣。不曰所謂誠其意者。在致其知。而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則極似撤却格致。卽從誠意傳起。並非遺忘。亦非存而不論者。是果何意耶。曰。曾子作傳。是撤却格致。直從誠意傳起者。其直從誠意傳起。乃曾子闡明自己作傳之立場。在示後人以一誠到底。可以貫澈格致誠意修齊治平各種功法。感通物知意心身家國與天下一切事物也。換言之。卽明示人以物非有誠不能格。知非有誠不能致。意非有誠不能誠。心非有誠不能正。身非有誠不能修。家非有誠不能齊。國非有誠不能治。天下非有誠不能平。此正曾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之真實學問。非如世之理想家哲學家詞章家。但爾憑空杜撰。徒虛文而無實

際耳。或曰。今照大學古本原文。從誠意傳起。共分五章。而朱子則分爲十章。何也。曰。劉沅嘗辨之矣。劉之言曰。曾子傳文五章。首句皆有所謂字。今割裂原文。增明德新民止至善本末四章。又補格致一章。合加五章。移此誠意章於第六。而曾子曰三子。橫梗難通。則曰曾子之意。門人記之。夫意耳。而豈能據以立說乎。且竄易此章。分爲四章。突然而起。俱無所謂字。末章以此謂知本句作結。刪聖人繫辭此謂知本二句。以爲衍文。凡若此類。以文理言。亦屬不合。愚何敢得罪先儒。但不敢得罪孔子耳。得罪與否。亦何足計。而令此書舛錯。後人無從問津。則大學之道。不能盡入而爲。品學何以精純。彥齊治平。何由不負亂子之訓耶。其言甚正。其義亦甚明矣。或又曰。誠正修齊治平。既分章作傳。則各章有各章之界說次序意義。不容混淆。今樓誠意一章傳文。已將格致誠正修齊治平明德新民止至善全體大義說完。並極其精細。夫單傳誠意。卽不應涉及全體範圍。若已傳完全體。則後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各章。等於畫蛇添足。曾子闡明大道。不應混雜不清至於如此。曰。誠意章傳文。自爾首至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固已將誠意之學問本旨說完。而詩云瞻彼淇澳以下傳節。乃發揚誠中形外一誠可以貫通一切事物之極詣。所謂一真一切真。至誠可以參天地。贊化育。於心身事物家國天下乎何有。故其文義似乎超過心身事物家國天下之範圍。包括心身事物家國天下之經法。而其實仍是傳述誠中形外。一誠貫澈始終之個人心得。特就孔子誠意之誠字推闡之。亦結之曰此謂知本。易孔子修身爲本。而直以誠爲本也。其文是傳誠意。

非僅傳誠意。實推闡一誠字。嶺斷雲連。觸類引伸。而又界說分明。意義劃然。開首一副大文章。已足證實曾子個人真造詣。及其一貫心傳之所由來。惜後儒不知聖學心傳。專就文字表面探討。致疑誤割裂。晦其正義。茲分別釋明如下。

毋自欺三字。曾子下得極妙。直如當頭一棒。度人無量矣。世人胡思亂想。機械變詐。以為可以欺騙人。愚弄人。不知先已自昧良心。即是自欺。而且自昧良心之感應。欺人者人亦反其欺。結果仍是自欺。故不曰毋欺人。而曰毋自欺。如何證之。於真性情自然之流露時證之。故緊接之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惡惡臭好好色。自然而然而。毫不假借敷衍。亦非矯揉造作。是真性情之自然流露也。然則又何以謂之自謙耶。曰。謙者、謙虛無成見也。凡惡臭好色。因普通人情好惡之同然。然究非人人預存一惡臭好色之成見於胸中。好之惡之。不過人情中自然而然而。有觸即發之實事。故曰此之謂謙。自謙云者。在聖學初基。最為要緊。譬如明鏡。光亮無塵。方能照物。若有一毫塵垢。即便恍惚不明。又如無線電、收音機。內管真空。方能傳音。若雜一點空氣。即便隔閡不通。故必自謙之人。乃能真正毋自欺。真正毋自欺。乃謂之誠意。否則滿腔私欲。障蔽性靈。往往聰明自是。陷於自欺而不知省。曾子恐人錯認毋欺為膠柱鼓瑟。抱橋守信一流人物。因又說出自謙一語。以顯其真。易之謙卦曰。謙尊而光。卑而不可敵。足證真正自謙。乃能無心合度。應物咸宜。如此方為真正毋自欺。曰。如此之訓。則誠意毋自欺與自謙。其義仍是一貫。諸家解釋。何不然也。曰。就文字表

而言。誠意毋自欺與自謙。似不相屬。而聖功實踐。却是一氣貫通。蓋誠字是從實用處指點。謙字是從本體上說明。真誠卽是真謙。妙有不有也。真謙卽是真誠。真空不空也。真謙真誠。猶如太空渾然。覆載萬物。處處着實。絲毫不差。焉有欺假之理。曾子特就好惡淺近處設喻。俾人人易於了解。易於體行。孔道中庸。所以爲貴也。或曰。前人解故君子必慎其獨也。謂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故必謹之於幽獨隱微之奧。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其說如何。曰。此說雖是。但空泛。學者對於慎獨工夫。將不知從何而下手耳。曰。如何。曰。字書云。獨。犬相得而鬪也。犬相得而鬪。爲獨。則可以推知其意矣。凡人一起心。一動念。便有對待發生。如針鋒之相湊。故名爲獨。莊子云。與接爲搆。日以心鬪。是也。直言之。人之念頭交接處名爲獨。例如自己動一惡念。卽有一惡念之對象。立地引動他人之惡念。與他人之惡念相湊合。自己動一善念。與他人之善念相湊合。立地引動他人之善念。與他人之善念相湊合。斯固人心感動之自然。亦天道無言之妙用。證以無線電收音機。此處如何發音。凡裝有電機之處。皆如何聽聞。而況人心之靈動。迥非電機所可比擬。其感應神速。自非言語可得形容。世人好奸弄巧。皆以爲他人可以欺瞞得過。而不知纔一動念。便爾如響斯應。不待事實發現。早已果報分明。君子所以必慎其獨也。慎獨下手工夫。非靜坐孤修。所能辦到。亦非慎於幽獨。卽可取得。必知慎本乎命。爲身中之中。獨本乎性。爲心中之中。二中相貫。方是慎獨起點。二中合一。乃爲慎獨工夫。此固非有師傅。不易得門面。

入。然亦必資機倫常。使一切惡念妄念不致發生。乃能久則煩惱怨尤。消除盡淨。自然天寬地寬。謙下爲懷。絕乎天真爛漫。而不自欺也。故毋自欺爲誠意之實行。自謙爲毋自欺之實境。實獨爲誠意毋自欺之樞機。聖學功夫。層層有據。豈可等閑讀過耶。

小人閒居爲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爲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小人當閒居獨處之時。自欺其心。把不好念頭。任情恣欲。無所不至。及見君子。如明鏡當前。物來呈照。難逃鑒別。故跼蹐若有所容其身。而後有此厭然神不揚。氣不舒。語言自恍惚。舉動自忙錯之貌。揜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小人一時打點善狀。爲不善蔽護。卽自欺不自謙之謂耳。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謂不獨於爲惡之意見得。卽其厭然揜著之態。亦見得也。乃不曰見心。而曰見肺肝者。肝屬木。於性爲仁。肺屬金。於性爲義。如見肺肝。卽言洞破其中藏。喪失真良。違背仁義之意。故曰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句。是見曾子特舉小人閒居爲不善段。以證明誠中形外之必然。復申言故君子必慎其獨者。以念頭發動。卽利害得失吉凶禍福所由分。亦君子小人所由判。皆最切最要之語。先儒對此忽之。故皆未道及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

小人閒居。就吾人心理之窺測。卽可以概見誠中形外之關係。然心念幾微之動。容有人所不

睹不聞。或可欺騙一時者。而天地自然之感動。則至神至妙。至周至密。絲毫莫能逃避。故復形容其詞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十目十手。視指森嚴。卽詩亦臨亦保。及語云天網恢恢。疎而不漏之意。十者數之全。十目十手所視指。乃極言人之一起心。一動念。幽明遐邇。皆得感通。卽無量視指。洋洋如在。任何奸謀詭詐。皆莫能逃其監視。益以明獨之不可不慎。非君子好爲其難也。諺云。人間私語。天聞若雷。苦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卽穿透此中玄妙。曾子此節比擬。及其戰戰兢兢之語。俱是深造有得。明見大道之確切發揮。與顏子贊歎前後高堅。同一覺悟。故特冠曾子曰三字。鄭重其詞。以證其真實。非門人述而尊之。其厚首不冠曾子曰者。傳述經意。不敢自以爲是也。

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或曰。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諸解都略而不詳。其義究何云耶。曰。心廣體胖一語。聖學上有最高價值。爲最上一乘說法。曾子作傳首誠意。着眼亦卽在此。潤屋潤身二句。是舉以證明心廣體胖者。意謂彼富於財者。非有表暴之念。而入其庭戶。自覺豐盈修飾之不。富於德者。豈有炫耀之心。而挹其儀容。自覺光華充溢之可愛。所以然者。既知視指森嚴。則無私欲之雜。以鬱其神明。復能安身立命。自無陰濁之蒙。以亂其心志。神安氣靜。欲寡心清。禮云。四體既正。膚革充豫。易曰。暢於四肢。發於事業。孟子曰。睟於面。盎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此之謂也。曾子心廣體胖云者。養性修命工夫純熟之結

果。必如此。乃爲真正誠意。否則天折窮困。爲氣數所縛。而莫如之何。奚足以踵而盡背、不言而喑暢、因而發事業之至善至美乎。

詩云。瞻彼淇澳。萋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淇、水名。澳、隈也。萋、蔚草。俗呼爲木賊。土人號爲綠竹。莖葉似竹。青綠色。高數尺。其性溫礪。可以洗笏。利於刀錯。斐、文貌。爾雅釋器云。象爲鵠。角爲觶。犀爲翬。木爲度。玉爲雕。此治璞之名。未成器也。骨爲切。象爲磋。玉爲琢。石爲磨。此治器之名。加功而成者也。是切磋琢磨四者。俱是加功之名。皆已精而益求精者。蓋切本作錯。切不藉於刀錯。磋本作錯。亦無須乎椎鑿。切琢磋磨四者。既俱取磨礪成功意。字異而義則同。若齏注以切琢二者爲治璞。則與爾雅背矣。此就衝風淇澳之詩文字方面而釋正之。然非曾子引詩之意也。曾子引詩之意云。何。曰繫辭誠意。必先致知。致知在格物。是格物致知誠意功夫。雖有次第。而莫非所以修身。修身即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等皆屬之。曾子獨標誠意爲首。恐人疑其畧。故引詩之美武公者。將格致誠及明明德親民止至善等。一律歸在誠意中。而分析之。後儒不知。忘爲竄改。實學何以明耶。詩人摹擬武公之德。表裏兼到。曾子引來自爲之解。所以包含孔子格致等義。以顯首得誠意之真。不可以詩人之意。爲即曾子之意也。且

曾子以誠意本義。上文略已說完。而誠中形外。一誠可以貫通身心知物天下國家之極詣。猶未及盡量發揮。於自己作傳精神。尙未貫澈圓滿。故復引詩云。瞻彼淇澳以下。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各節。以發揮誠中形外之全量。此曾子引述瞻彼淇澳以下諸節之真義耳。詩何以託詠菉竹。以竹之爲物。內虛外堅。正如不自滿假之誠實君子。故託之起興也。下文盛德至善句。卽指斐之實際。乃文明外著。輝光日新之君子也。如切如磋。訓道學者。含言致知之意也。切磋二字。該得博學審問慎思明辨在內。使美惡不能相混。是非不得參雜。知日以致也。如琢如磨。訓自修者。含言格物之意也。琢磨二字。有動靜交養之功。使物物皆合法度。言行純乎天理也。瑟兮僖兮。訓恂慄者。含言誠意之意也。瑟僖有莊敬安閑之象。動而審機。由靜而鎮定。庶不遺罅隙。少有疏虞也。赫兮喧兮。訓威儀者。含言德潤身之意也。赫兮、容色之光明。喧兮、精華之盛著。由性命雙修。道法並行。積於中而發於外。故能神安形適。心廣體胖。威可畏。而儀可象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訓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此二句是詩人作詩美武公本意。曾子引來證大學之道。則此二句。却似餘意。然誠意雖非明明德全功。而由此以證。亦不難至。故並述之。亦足以見明明德之學。原非徒成己。固將成人成物。是以釋爲盛德至善。民不能忘也。曾子此節所引所釋。純全注重誠字上面。蓋切磋琢磨。學修不退音。誠之專精所凝聚也。瑟僖、恂慄。赫兮、威儀外著者。誠之充實而有光輝也。有斐君子。終不可喧兮。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者。亦誠之貫注周

流。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卽中庸所謂至誠者也。

詩云。於戲。前王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

曾子以上節既說到至誠。而至誠可以贊化育、參天地。故復引周詩贊歎前王者。所以示此等旨詣。非通常君卿大夫所克至也。前王不忘四字。猶云無量壽佛。極樂世界。故贊親樂利。普利人羣。君子小人。皆在轅駟接引中。茲卽其意以釋之。夫前王不忘。何以爲詩所贊美哉。蓋君子之所賢者。前王從而賢之。如舊章成憲。盡美盡善。是其賢也。後之君子。率由不違。而賢其賢。君子之所親者。前王從而親之。如祖功宗德。可繼可述。是其親也。後之君子。續緒勿替。而親其親。則其爲君子謀者至矣。小人之所樂者。前王從而樂之。如堯天舜日。使享太平。是前王遺天下以其樂也。後之小人。以恬以熙。而樂其樂。小人之所利。前王從而利之。如分田制里。使有常產。是前王遺天下以其利也。後之小人。衣之食之。而利其利。則爲小人計者周矣。前王之功德及人如此。是前王至誠參贊所致。斯後之君子小人。所以沒世之遠思慕之而不能忘也。

康誥曰。克明德。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曾子引康誥太甲帝典之明德明命峻德。卽經文所謂德也。曰克明、顧諟、克明卽經文所謂明

明也。此固明字功夫次第。然緒之曰。皆自明也。則是言一毫不能旁貸。必誠心自明之。是卽誠卽明之意。新卽明之替身。苟日新三句中。便有誠字在。日新不已。明乃益至明而又明。便是自強之義。作者振興奮發也。勞來。匡直。輔翼。使民不懈。亦是明而又明之意。亦爲卽誠卽新之意。中庸曰。故至誠無息。此之謂也。引用周雖舊邦之詩者。言德卽天理。文王至誠之德與天同。故命亦同新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者。結言至誠者無時無念無事。無不極明極新極誠也。此就睿義而釋之。然非曾子引用之義。曰如何。曰自學問入手言。誠明原各因材。自深造有得言。誠明亦非截然兩事。故中庸云。誠則明矣。曾子引康誥太甲帝典所言明德明命懷德諸造詣。而斷以皆自明。非又外誠意而釋首節明明德。乃極力闡揚充實自有光輝之圓通大道。其着眼在一自字。自明云者。非如哲學家之冥想。科學家之逐物。亦非如理學文章家之窮經稽古。乃反身而誠。誠中形外之自然。譬如淨水。自然清澈。譬如明鏡。自然光瑩。既誠且明。則誠中有明。明中有誠。兩而化一而神。卽是至誠如神境界。千變萬化。無礙無方。因時因地因人。因應咸宜。圓通無礙。故又引湯銘康誥與詩言日新又新作新之化裁妙用。以盡其神化。以極其圓融。此所謂新。非圖表面敷衍。矯揉造作之新。乃精神物質並進。天清地泰之新。所以結之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極誠極明極新。亦卽誠卽明卽新。三位一體。三相一性。非盡已盡人盡物之至誠君子。其孰能至於斯。詩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云。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

如鳥乎。詩云。穆穆文王。於緯熙敬止。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爲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

邦畿、則中正而非狹僻陋之所。千里、則廣大而非隘之地。曰惟民所止。則可見無事不有至善。亦無人不可止於至善。在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緝蠻、文說。丘隅、爲丘之曲處。與丘阿丘側並同。此引是借鳥之知止。以惕起人心之知止。人爲萬物之靈。如任其身心搖蕩。不知擇善而止。適自失其所以安身立命之理。非誠之者之所應爾也。穆穆、深遠意。於、歎美辭。緝、而不息。熙、而光明。敬止者、心與天通。小心翼翼之意。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舉五者以該百。乃明示誠之者擇善之當然。合而論之。誠之體用。上節已說到無所不用其極。今又有此發揮者。蓋以誠之造就。亦有兩種。一爲誠者。一爲誠之者。何謂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所不用其極之君子。足以當之。何爲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曾子引詩云。所止於止敬止各義。以發明擇善固執之實在工夫。並格物致知之義。亦包含於其中。蓋就人事上說明積誠之實德。以補足誠意。必先格致之義也。止者擇善而處。思不出其位之義。又易之艮卦言止。爲成始成終之誠。其大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論語作曾子之言。正以曾子得力處。全在艮止。故其傳誠意。仍以止爲積誠之方便。不明言格致。自是格致。引詩言民言言文王。則以積誠之於天地人物。固無所不浹洽。無所不貫通。因本孔子人道主義以立言。又特就君臣父子朋友倫常之際。說出止仁止

孝止慈止敬止信諸大端。以明示誠之者擇善之當然。再推而論之。由誠而明。明而又新。則知聖功王道。是最高上之進步學問。絕非腐化俗儒所能假託。各止其所。各敬其所。則知聖功王道。是真正文明境界。亦非惡化分子所能襲取。曾子真善於傳經者哉。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猶人、不異於人也。無情者、不得盡其辭。謂無實之人、不得逞其虛誕之說也。大畏、謂刑威之畏小。德威之畏大。卽不畏英君而畏天君。不畏國法而畏心法。民志、謂密勿隱微之地。有大整頓、大嚴肅、以深入乎肺腑之意。此文解也。而曾子引孔子之言於誠意章。何也。曰。此仍是反復證明誠與不誠之利害得失。而歸結於至誠。以盡其一誠貫通身心知物天下國家之意。並不涉及治國平天下範圍。蓋天下事不誠之表現。莫極於訟。諺云。無假不成辭。可以概見。極訟之弊。任法律如何嚴密。如何明決。終有掛一滯萬。千慮一失之虞。傷重法治而遺棄德治。則黑暗欺天之寧。中外皆同者乎。所以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如何能使無訟。凡一切無實之人。皆不得逞其虛誕之辭。然其所以致此者。蓋由聖人潛孚默化。有以大畏民志。卽舉天下之民。悉爲德化所感孚。良心上自成感然不忍作僞。凜凜然不敢作僞。然惟至誠宣國。乃有此神化。明乎此。而不必矜言仁敬孝慈信。而仁敬孝慈信。自在其中。不必矜言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自然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故結以此謂知本。卽斷言誠爲身心知物天下國家之本也。審是。則朱子專以此節爲釋本末之誤。

極易見矣。

總全章各節觀之。知曾子作傳精神。全以誠爲大學之終始。而推及於誠則明。明則變化莫測。日新又新。復引到人事上。說積誠之實德。以補足誠意先格致之義。終以聽訟爲例。見得不誠則治絲益亂。至誠則感而遂通。將誠者誠之者兩種品格。都歸到至誠極詣。成功則一地步。總結以此謂知本。以一誠貫通身心知物天下國家。與繫詞本亂末不能治。厚薄薄不能厚之知本說法。亦復前後相映。一脈相貫。後人不得其解。僅就一二字面關係。或割裂此章傳文。分爲釋明明德各節。或就此章內容。濫作格物致知明德。新民止至善知止等解。皆支離破碎。不能貫串全文。於本章大義無當也。

第四講

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慮。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心在正其心。

程子謂身有所忿懼之身當作心。與原文異。後儒駁之。如張自勳曰。身字當從本文作身。程子說不必從。蓋喜怒哀懼雖屬心。其所以有此四者。則皆身爲之也。人何事不從身生。福利之可喜可樂。與禍害之可憂可懼。只爲有此身耳。人能置身於無我之間。則利害禍福。如寒暑晝夜相代乎前。何有於喜怒哀懼之種種者哉。心之不得其正。正爲身有此四者之病。故正心之功。雖在誠心。而外感紛紜。嘗足以汨亂其體。有所二字。便是心爲身動。人能以心爲主。不爲外物所搖奪。則心正而身修矣。經文本言修身在正心。而傳者乃謂身不修則心不正。言身能累心。而正心者。不可爲身役耳。雖云内外交養。主之者仍在心。故下文特提心字言之。正見心爲身主。而正心者所以修身也。諸家皆遺身言心。故不得其說。莊存與曰。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忿懼四者。皆起於身。而心爲之累。程子破身爲心、失之。劉沅曰。身心二字。此章至爲分明。惜前人妄改身有身字爲心字。遂使後學惘然。又恆解云。心

在先。天。渾然者卽是性。是心之本體也。既生以後。有此血氣之身。卽有七情之擾。而知覺運動。非復先天渾然之心。爲其緣氣質而生。故以爲身有所忿懼。非心字爲身字也。諸說皆主身字。當依原文。不從程子身當作心。是已。蓋身謂氣質七情。有所。謂情爲物役。忿懼恐懼好樂憂患。或氣質稟之。或習染成之。人之所不能無也。在得其正與不得其正之分耳。不爲物役。則忿懼恐懼好樂憂患得其正。正則身修。一爲物役。則忿懼恐懼好樂憂患。不得其正。不正則身不修。試詳論之。忿者怒之甚。懼者怒之留。文王一怒。足以安民。君子如怒。亂庶遄沮。是忿懼當其則。雖誅殛放流。而天下無不服。明罰正刑。而人不以爲暴。則得其正也。若有所忿懼。則一朝之忿。累及所生。一言不合。怒及朋友。或因小忿而卽廢懿親。或因微怒而成大禍。則不得其正也。忿懼不得其正。則身爲之累矣。卽身不得而修矣。恐卽易之恐以致福。懼卽傳之懼而增德。君子恐懼以證道。君子恐懼以修省。是恐懼當其則。爲戰兢惕勵。臨深履薄之心。則得其正也。若有所恐懼。則非有戰陣之臨。而心驚不已。不雷迅雷之震。而七鬯失蹤。震索索而視矍矍。畏首畏尾。雖理當爲。力所能爲者。亦且神銷氣沮。而退縮不前。則不得其正也。恐懼不得其正。則身爲之累矣。卽身不得而修矣。好爲好是懿德之好。樂爲樂節禮節之樂。好樂在此。如芻豢之悅口。如饑餓之思食。是好樂當其則。亦人情之所共喜。則得其正也。若有所好樂。則不能以禮制欲。而心懷係戀。有非我所當得者。必欲得之。而有所不能舍。有不可驟然得者。又急欲得之。而有所不能待。則不

得其正也。好樂不得其正。則身爲之累矣。卽身不得而修矣。憂其所當憂。慮其所當慮。卽孔子所謂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孟子所謂生於憂慮也。自來忠臣孝子。當艱難困苦之際。靡不憂深慮遠。思慮預防。是憂慮當其則。亦人情之所應有。則得其正也。若有所憂患。則雖處高厚。而常多踟躕。無恬愉之時。雖在日用。亦每成險阻。無甯謐之候。則不得其正也。憂患不得其正。則身爲之累矣。卽身不得而修矣。由是而言。身爲忿懼恐懼好樂憂慮所累。全由情爲物役所致。斯亦有生以後。困於氣質。薰於習染之自然而然者也。欲化其偏。惟有正心。正心者。正其後天情欲之心。復其先天純一之心也。然正心之功。非從省察克治可了。必由致中致和。久久而後有覺之心。乃聽命於無爲之性。其功效非實踐不能知。故曾子又卽常人心不在物。視聽食俱於無有。以言其狀。蓋心之所注。本無不見者也。用志不紛。羹牆相近。常目顧諟。天命如睹。若心不在。立焉而不見其參前。在與而不見其倚衡。豈獨彈琴不見文王。夢寐不見周公。卽文王周公之立於前。亦視而不見矣。心之所通。本無不聞者也。心在風雷。而以爲性命之文。心在歌謠。而忽生性情之感。若心不在。將父兄之明訓。置若罔聞。師保之箴規。聽之藐藐。以至聽人言而莫審是非。聽鄭雅而不辨邪正矣。心之所樂。本無不味者也。簞食瓢飲。不改其樂。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若心不正。膏粱不以爲適口。厚味不以爲美饈。茹茶食蓼。而不覺其味苦。熬煎燻炙。而不以爲甘矣。正心者天定理純。人心復爲道心。凡非禮之來。物欲之誘。自然視如無物。聽如無聲。如此而身有不修者乎。

此謂修身在正其有為之心。然後意之所誠。皆本於心之所合。此身之動靜語默。莫非天理之流行矣。

身之心爲一身之主宰。人之視聽言動。明是耳目口體所作爲。實爲心之發動主宰。故心正則身正。身正則身修。此理本極明瞭。而曾子復舉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者而言。何也。曰。曾子恐忿懣恐懼好樂憂患四端。以明身不修之故。此曾子作傳之細心處也。蓋忿懣恐懼好樂憂患。悉人身內意與作用。或得於氣質之偏。或由於習染之汚。其大本皆統於心。其習慣亦各有常性。故曰有所。有所者。謂耳目口體。各有分司。習慣成第二天性。所謂情爲物役。性逐情移。非復清明志氣之本來也。如能解脫習染。一身清淨。則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人情。自得其正。實民彝物則之必然。何至爲人身害。而爲人身害者。因習染上有所執着。不得其正耳。此等習染執着。雖千變萬化。人各不同。但正心者。動靜交養。內外交修。積久天理純熟。良心顯現。自心正一切正。立地可以解脫。因舉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等極顯明之專例。以指證心爲身之總樞機。故心正而後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情皆正。不言修而身自修也。前人拘於文字相。以爲身不得其正之正字。專指正心言。改身有所爲心有所。殊不知正身即是修身。不得其正。猶言不得其修。曾子易修而言正。是就忿懣恐懼好樂憂患等情識之切實現象說。用意取義。最爲周到。

第五講

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此五之其之字。猶於也。辟字專主也。引申之。爲放辟偏辟等義。章句辟讀爲僻。猶偏也。是已。舊注作譬。猶喻也。非是。觀朱子或問自明。其言曰。八章之辟。舊讀爲譬。今讀爲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常情。於此五者。一有所向。則失其好惡之平。而陷於一偏。是以身有不修。不能齊其家耳。蓋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所接好惡取舍之間。將無一當於理者也。而況於閨門之內。恩常掩義。亦何以勝其情愛離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劉沅恆解云。上文言修身在正其心。則正心之後。身可以修矣。而經言齊家必先修身。似正心之外。猶有修身之功。不可以釋也。所謂齊家在修其身者。非正心之後。身猶不修。特心雖修。而心之見於好惡者。或自待其正而不加察。則必有偏。而身因以不修。夫正心者。當好而好。當惡而惡。一家宜其

勸善而懲惡矣。而未必然者。自以爲好惡之當。而實已偏於好惡。故身卽不修。家卽不能齊。如一家之中。宜親愛者多矣。然親之愛之。并其言行之失。皆姑息優容。則辟矣。亦有素行不端。勸懲無術。爲所賤惡者。然苟率德改行。固當不念舊惡。卽或一端可嘉。亦應略短取長。而或不然。則於其所賤惡而辟焉。若夫父母兄長之屬。所宜畏敬也。然事之以道。非義不爲。有過則幾諫多方。關弓則垂涕而道。若一於畏敬、阿順。反爲不孝不悌。而或又多辟焉。至於貧病孤寡。一家之當哀矜者常有。體恤雖周。功過宜明。苟因其可哀可矜而優容長惡。則又辟矣。奴婢妻子之屬。不必定將以禮貌。若敖情之者。然分雖卑而情許自陳。人雖微而言有可采。不可一概敖情置之也。而或敖情而辟焉。夫然則雖好所當好。家人不服其善善之公。惡所當惡。家人不以爲罰惡之明。非好惡之難。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誠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好。則但知其美不知其惡。凡好不知其惡者。類如此。苗之碩。亦易知也。而責備之道。則不知其美。非惡而似惡。凡惡不知美者。亦如斯。好惡之辟。是非顛倒如是。家何以齊。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知家不齊之故。則修身者。可弗於好惡加慎歟。

此章就人情好惡之常。說出齊家必先修身之所以然。不言治家。而後齊家者。親親之誼。各如其分。分盡其才。皆出於良心激發共同生息之自然。如稻穀之天然成熟。故曰齊。之其所而辟者。言身未修好之人。卽心未正意未誠之人。其發爲好惡。自然處處先入爲主。有所偏辟。自

己好惡既辟。凡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放惰等等。俱多失當。焉能心服家人。整齊其家。此最顯明易見之事。實非必家之難齊不可齊。實身未修。故不能齊。如身未修。而家即能齊。則聖賢修身學問。誠爲多事。我中華倫常立國。素重家庭主義。只因大學失傳。真正修身之人少。故家庭中之黑暗痛苦。每况愈下。不堪言狀。今人崇尚歐風。或倡言家庭革命。或倡言小家庭主義。其補偏救弊。深惡痛切心理。固有所激而云然。特不知深究家庭之所以黑暗。實緣於人身之未修。如不先責備身。而但責備身所親近之家。除非如僧道之拋棄家庭。個人遠遁。否則一有家庭。就是一夫一婦之小家。恐亦多終日交謫而不齊。縱日日革命。亦是枉然。甚且愈革而愈痛苦。歐美人之家庭狀況。動多離散。亦可概見。中國秦漢以後之家庭。自帝王將相以至於庶人。諸多不齊。益足爲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之鐵證。故與其鼓吹家庭革命。莫如提倡人人修身。

第六講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寧君也。弟者所以寧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以國之本在家也。苟不能修身。而觀型無自。則於其家之人。我已不可教。而能教一國之人。使之就範。理必無之。所以曾子傳此。開口直下斷案曰。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陳全三先生曰。不曰不能教。而曰不可教。則含有兩種意義。一者是己身未修。不足爲家人模範。固不可以教國人。普通人多屬此例。一者是己身已修。而福命不相應。自爾惡緣相湊。家人亦不可教。因而不可以教國人。古來賢哲不逢時間亦有之。緊接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蓋言福德智慧具備之故君子。卽以齊家爲治國之試驗場。如孝爲寧親之道。故君子蓋子道以教家也。而家之有親。猶國之有君。則國人事君之忠。取法於孝。是孝者所以事君也。弟爲寧兄之道。故君子蓋弟道以教家也。而家之有兄。猶國之有長。則國人寧長之順。取法於弟。是弟者所以事長也。慈爲撫幼之道。故君子蓋慈道以教家也。而家之有幼。猶國之有衆。則國人使衆之惠。取法於慈。是慈者所以使衆也。

此故君子之修身以教家。卽其成教於國者。家可齊。則國自能治。乃天然人事之必然。况治國猶有威權可借。較齊家易於措施乎。特舉孝弟慈三種關係者。治國之道。雖經緯萬端。要不外事君事長使衆三種範圍。一切國內秩序。國外邦交。皆包括於事君事長中。一切興利除弊。興養立教。皆包括使衆中。而民爲邦本。尤以使衆爲治道唯一之重任。故申引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云云。以指點慈以使衆。是至平常而却至神化之切實大道。其責重在於一誠。誠如保赤。乃真正已饑已溺。發於本性天良之不容已。則凡愛民養民諸善政。自立地見諸實行。適合於民衆心坎中所最喜歡之希求。雖不中。不遠。否則心術險詐。如王莽假周公。曹操假文王。口惠而實不至。縱有政策千條。計畫萬卷。終無補實際。不惟不治。反以滋亂。歷史具在。可以覆按。故惟真正以國事當作自己家事。有如保赤子之實心。乃有如保赤子之實政。精誠所至。金石爲開也。舉未有學養子而後嫁爲例。足證家國之形式不同。而人之心性及其精誠之所感孚則一。所以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

一家仁。一國與仁。一家讓。一國與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此承上言。齊家者果於孝弟慈之道。心誠求之。則愛無不周。而一家可以仁矣。將見一國卽

與於仁。敬無不至。而一家可以讓矣。將見一國即與於讓。如其不然。則不誠於仁。必貪。不誠於讓。必戾。一家如此。一國化之。與仁與讓也。一人如此。一國亂之。貪戾附之也。陳全三先生謂管子舉仁讓貪戾。而斷之以其機如此。歸之以一言一人。乃明揭天地人物之變化。心志感通之妙蘊。固在機微關鍵間。非徒繁文縟節。舖張揚厲。會議云云。多數表決云云。築室道謀。所能見功而收效也。譬之輪船火車。其載重量而致遠。推行便利與否之緊要關頭。不在其他部份。及他人衆。實專在於發動之機柁及司機司柁之一人。乃事理之顯而易見者。故一家一國之治亂關鍵。係於當權主政之一人。實天地間人物共同而自然之機織。任是何時何地何人。莫能例外。所謂爲政在人。有治人無治法也。蓋仁讓貪戾之條款與賞罰。可由法定。而或仁讓或貪戾。則人自爲之。徒法不能以自行。况萬法由人與。萬法由人讓。非必法能限制人。故復舉堯舜桀紂帥仁帥暴。民皆從之爲例。以見上行下效。風行草偃。乃化機之自然。又以見人仁則萬法皆仁。人暴則萬法皆暴。卽證之輪船火車飛機。由人造亦由人毀。足以迅速便利人。亦足以戩兵裝礮殺害人。可以推之一切。所以治國必先齊家。而治國齊家。必歸本於身修心正。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之真誠君子。並斷言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藏身不恕。不能喻諸人。益痛切指示治國之道。決非身不修。家不齊。心不正。意不誠之小人。只是號令文告。假借愚民。或嚴刑峻罰。強迫民衆。所能倖致。以反證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本身作則。實專求是。爲

治道不易之常經。結之曰故治國在齊其家。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蓂蓂。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爲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上文旣已傳遞明瞭。故結以故治國在齊其家。茲又引詩云三段。結以此謂治國在齊其家。似嫌文義重複。而不知最是曾子周到處。精密處。着眼處。未可以文義重複目之也。蓋一家之內。不外父子兄弟夫婦三倫。而夫婦一倫。實爲父子兄弟之權輿。卽家國之權輿。故中庸云。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孔子刪詩首關雎。訂禮重大婚。正以夫婦之道。爲陰陽造化之樞機。人類社會文野隆污盛衰興廢所由判。曾子特引詩詠桃之夭夭。之子宜家。次引宜兄宜弟。末引其儀不忒。正是四國。雖仍是申明治國必先齊家。齊家必先修身。而用意所在。却隱以夫婦關係。爲身之修業。及家之可齊不可齊。能齊不能齊之一標準。換言之。卽以夫婦關係。爲國家天下治化之源泉。故再三鄭重言之不足。而長言之。長言之不足。而引詩詠嘆之如此。當今世道衰微。人心陷溺。不但中國國家騷亂。莫知底止。卽全世界有國有家者。亦正皇皇然危懼四伏。險象環生。人道幾有絕滅之虞。其大本則係於組織社會國家個人身心敗壞未修。其隱患實發源於男女夫婦之際。不相宜而相賊。影響及於風俗人情。每况愈下。而不知覺。自大道不明不行。一二腐化俗儒。不達禮意。誤以孔

子實鑿易道。抑陰扶陽。遂演成社會惡習。重男輕女。甚至解某詩亦淫奔之詩。明明逸反孔子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之本旨。而皮附家宗教家勸善家。又復變本加厲。著書立說。幾視女子爲蛇蝎。爲妖物。或深閉固拒。或輕賤壓迫。致令男女感情。日形疎隔。個人天性才華。日流枯槁。社會文化。因以逐漸衰退。成爲老大帝國。頑固腐敗。達於極點。阻礙人道之進化。歐風東漸。反動發生。淺識者流。又以頑固不近人情之惡習俗爲古禮教。妄訾孔子殺人。概行打倒。並誤認放縱無恥爲自由。假男女社交公開之名。爲縱情恣欲之便。今日自由結婚。明日自由離婚。甚至惡化橫行。廉恥道喪。反人類於野蠻榛狂獸行無忌狀態。益使青年男女。易陷於失意悲觀境遇。社會國家根底。危險不安。摧殘人道之進化。緣此頑固放縱。兩失其平。宇宙太和。莫由保合。一切災患刀兵水火天札疫癘之凶。循之而起。益足證曾子傳治國在齊其家。重提起之子宜家。正孔子與於詩刪詩首闡雖之一貫心傳。示人道以中和模範。爲位天地育萬物之始基也。

或以行使國家最高權力。有獨裁政治。會議政治兩種組織。在昔君主封建時代。政治尙爲獨裁。近代國體共和。政治傾向合議。而曾子治國傳文。斷以一人貪戾。一國作亂。一言憤事。一人定國。若僅爲獨裁專制說法。仍不過是封建時代舊思想。當不適用於文明進化之政治舞台。不知曾子命意措詞。是根據歷來大聖人最高尙最文明最進化之政治原理。無論獨裁合議。凡欲得善良政治。福國利民。皆莫能外此公例。蓋如本仁讓以出治。獨裁固是。合議

亦是。本貪戾以出治。獨裁固非。合議亦非。根本在得人不得人。制度固可與時爲變通也。若謂獨裁政治。則易於貪戾。須知獨裁政治。亦易於仁讓。若謂合議政治。則貪戾不易得逞。須知合議政治。則仁讓易於阻撓。要視主持之人何如耳。如果合議制度之下。其中佔勢力之人。爲身修家齊意誠心正之君子。一正可以壓百邪。若不然者。其中佔勢力之人。盡是身不修、家不齊、意不誠、心不正之小人。或則狼狽爲奸。同惡相濟。或則見利忘義。互相爭奪。其貪污暴戾。害國殃民。將更千百倍於獨裁專制之一人。故曾子傳治國。以仁讓爲出治大經。以身修家齊意誠心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之故君子。爲出治主體。立萬世不易之政治大原則。雖文字表面。極似主張獨裁政體。而其內蘊精神。真正是全民政治。善良政治。人人可得真自由。真平等之大同政治。獨裁制度。固必如此本身立教。而後可以獨裁。卽合議制度。亦必如此本身立教。而後可以合議。斷不能以制度或有時宜。遂謂其人亦不論賢否。卽如管理機器。猶必使用善於管理之人。機器乃能運轉得合式。而況治國乎天下乎。故不論制度獨裁或合議。均須仁人君子在位。而後可以言治平。其所謂一言一人者。非必專指獨裁言也。就是合議一事。其最後決定。究決定於能決定之中心人物。卽謂仍是一言一人。亦無不可。矧大學所謂齊治平是人道主義。文明進化之最高理想。最高目的。必歸本真正修身。以身作則。足以代表大道之盛德君子。自屬出類拔萃。並非普通人才所可及。所能擬議。一旦大道昌明。治平實現。方知曾子傳言之微妙而確實也。

第七講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與孝。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積家成國。積國成天下。天下者。國之積也。民猶是民。心猶是心。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不過本治國之道。推而致之耳。治國之道。不外孝弟慈。故平天下。仍須在上者實行孝弟慈。以感通民心。民自與孝與弟。不忍倍逆。天下以平。故曰上老老而民與孝。上長長而民與弟。上恤孤而民不倍。考平之爲義。不惟縱橫捍圍。陰謀武力。皆屏不用。卽凡條教號令。亦從清簡。只是自自然然。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此並非玄妙神奇。空談理想學說。王道不外乎人情。故舉出絜矩之道。本人情好惡之常。推己及人而卽得。以見平天下之舉。非煩重難能。亦非高遠不可能。惟在得絜矩之道與不得絜矩之道耳。何謂絜矩。朱子云。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校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

正。而無有無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也。劉沅云。絜矩只是一個平字。平之云者。非但有德便可施化。必審其物宜。與其民俗。可因可革。變化多方。使民服教畏神。而無驟革強致之跡。所謂以善養人。日遷善而不知也。郭嵩燾云。荀子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周紳算經。圓出於方。方出於矩。平矩以正繩。偃矩以望高。覆矩以測深。臥矩以知遠。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絜矩。蓋卽勾股測量之義。長短遠近高下。皆可絜而知之。絜矩亦從恕上推出。然恕祇是推己及人。至於平天下。各君其國。各子其民。不能盡由己推去。直須度量人情之好惡。準人而推之己。大學於治國章。說個機字。說個恕字。專就己之發動處言之。於平天下章。下個絜矩字。則是就人之適宜處言之。平天下無他。平人之好惡而無餘義矣。平其好而後無有作好。平其惡而後無有作惡。絜矩者。矩操於身。盡天下之好惡。以絜矩之。而自行其裁成輔相之宜。老老長長恤恤。身之矩也。一國之人心同。天下之人心亦同。故曰明明德於天下。明其所同具之心而已。三家解釋絜矩。義無餘蘊。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儂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

或曰。此引南山有臺之詩何也。曰。絜矩之道。僅就上下前後左右普通人情好惡爲例。猶恐難於真切。因引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見得聖賢君子。真正以天下爲己任。有爲民父

母之眞良心。乃有奸惡同民之眞仁政。既非假仁假義。煦煦子子所可僞託。尤非便奸使詐敷衍愚弄所能比擬也。或曰。民之父母。爲帝王專制之名稱。封建思想之舊說。不如今時公僕名詞之爲得也。曰。謂人民是國家主人。官吏是人民公僕。瞭然聽之。似乎極有理由。然按之實際。眞正忠於主人之奴隸。歷史上殊不多見。而父母之親愛子女。保護子女。教養子女。無微不至。古今中外人人皆然。諺云。知子莫若父。痛子莫若母。足徵主僕父子間感情。天然厚薄不同。故以公僕心理去作官吏。自然照例敷衍。或欺壓剝奪。以父母心理去作官吏。自然已溺已憐。老安少懷。名之不可不正也如此。且父母名稱。非徒妄自尊大。原本實心實德。因中言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歷來暴君汚吏。倚爲民父母之名。而行虐民殘民之實。如桀紂幽厲。盡皆亡國敗家。殺身亂天下。正孟子所謂獨夫。非民父母也。益可反證治國平天下。必以保赤恤孤之父母。眞情同民好惡而後可。或曰。復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恐人誤解保赤恤孤之慈。爲婦人姑息之愛。致失於偏僻。故引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斷以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爲天下僂矣。隱示仁中有義。好惡務得其宜。而好惡得宜。仍惟身修心正。大公無私之君子。整躬率物。樹之風聲。否則或違道干譽。利用民衆弱點。假作個人護符。愈以長禍亂而滋僂辱。云赫赫。云爾瞻。云不可以不慎。尙書所謂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之義也。或曰。又引文王之詩何也。曰。曾子之意。以翼翼小心。仁義兼盡。好惡同民而又宜民。然後乃能上合天道。下順人

情。庶民心所向。卽天命所歸。天下國家。可不勞而自治。故又引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暨于股。峻命不易。一示人以眞仁心。卽眞天心。爲天地民物發育之根源。故能配上帝。膺天命。繼天立極。恭己無爲。而天下治。一示人以治國平天下。非有盡人合天。天人合一眞學問。不足以當之。絜矩所以盡人。配帝監命所以合天。有通天人配上帝之聖人。得位行道。自能中和位育。旋乾轉坤也。或曰。通天人、配上帝之說。無憑無證。安所取信。曰。大道自周公而後。不在君祖。而在師儒。通天人、配上帝之聖人。不能得位行道。一切庶歌巽舞。郊社宗廟之禮。愈演而愈失其眞。全無補民生國計。反不若刑名法術。尙可稱霸圖強於一時。孔子不欲觀瀟瀟而往。子貢欲去告朔餼羊。皆有感而云然。况孟子以後。大道且失傳人。此通天人配上帝之眞學問。概乎未之有聞。茫然不識天命爲何等。自凡郊社宗廟。不是奉行故事。卽是假借愚民。幾如宗教末流。禱告天父。聲念彌陀觀音之一種口頭禪。無怪今人以科學上之眼光。抹然精神上之神化妙道。囂然物質萬能。無所不爲。將天命大道上帝眞神云云。概行打倒。斥爲迷信。豈知八爲三才之主。萬物之靈。能以創造發明一切者。人力爲之。實天命賦之。故云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卽如農夫播種稻麥。亦必順天然之時節。乃有收成。自然收成。花匠栽培花木。亦必合天然之溫度。乃得開放。自然開放。而況治國平天下。苟不明人之本性天良、與天地人物發始之帝天。息息相通。而造有通天一配上帝之眞學問。眞本領。只痴迷於武力萬能。物質萬能。是猶農夫不知天時。花匠不知溫度。

焉能真治真平。然世人多承認此通天人配上帝之真學問。真本領。足以治國平天下。實亦大音希聲。少見多怪之事。例如在昔聲光電化未發明以前。有謂形可留影。言可留聲。千萬里可相對談話者。鮮不叱爲夢囈。近代物質學問進化。形下之器日益發達奇巧。乃莫不嘆服驚異其功能。並視爲固然。以彼例此。則知通天人。配上帝。適化存神之形上之道。既經古昔聖人明白垂範。今又舟車人力。世界環通。大道已屆昌明醇會。必有應運而起。發揚光大之聖人。舉而措之天下之平。可斷言也。曾子傳平天下。由人情好惡之常。立一絜矩之道。復引詩云。配上帝。監天命。終經於從心所欲不踰矩之化境。誠可謂洞悉天人之奧。深明治化之源。於孔子平字精義。得其究竟。又斷以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猶云天視自民視。天聽自民聽。得失之數。卽以民心向背爲標準。儒道處處踏實。事事認真。不着相。亦不落空。於此可見。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寶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尙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媚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遠

之。俾不通。實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進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

此節舊解以是故言悖而出者句爲古語。一个臣、書作一介臣。馬融王肅、皆以介爲耿介。王引之曰。介字隸書作不。省一則爲介矣。斷斷兮無他技者。蓋言此臣耿介一心。端慤修整。不爲奇哀之行。不存機巧之心。乃正人也。但天下守正不阿之人。接物每少寬和。多有清而不能容者。若人又不然。持已嚴肅。凜然不可犯。及窺其用心。則又愷悌樂易。無善不容。是難悅而易事。正直而和平。德與度俱不可及矣。故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尙、庶幾也。媚、忌也。王引之曰。惡字、若讀爲好惡之惡。則與媚嫉意相複。惡當作誣。說文、誣、相毀也。廣韻作譌。烏路切。是誣譌二字通。以、猶而也。言嫉妬人之有善。而讒毀之。下文云。人之彥聖而遠之。俾不通。與此同也。其釋字義明確。藉作學人研討之根據。甚是美善。而於上下文如何貫通。則未道及。學人不得而知也。然則此節之義。究何在也。曰此歸到經文天子庶人修身爲本之義。申明王道必本於聖功。非徒空談理想。夢幻虛渺境界。必先修善而慎德也。己德已明。然後好惡同民。而又宜民。得衆得歸。明明德於天下。乃實有之事。實有之境。實有之天然次第。故云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將孔子修齊治平之事業內容。渾括無遺。蓋有德此有人土財用。老安友信少懷之量。俱在其中矣。而有德此有人土財用。是德爲財用之發

端。本心。財用爲德之表現。末也。有本自然有末。本亂而末必不治。若爲民上者。外本內末。換言之。卽爲民上者。自身不知誠正修齊爲何事。孝弟慈爲何等。只昏迷於功名富貴之虛榮。作標作威之顯赫。外面假說道德仁義。內面實行聚斂民財。是無異仇爭於民。施行規奪主義。民馮有不反抗作亂。並互相仇奪之理。非必民之不可治。上行下效。亂有由來。語云。百姓有過。在予一人。卽屬此義。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因果律之自然也。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感應律之自然也。凡國家社會以及個人之盛衰與廢現象。莫不如此。可見本末萬不容顛倒。如果本末顛倒之人。猶能齊家治國平天下。則聖賢君子、修身懷德行爲。誠爲愚笨。桀紂幽厲。早已萬世無疆。又焉有易姓改元之餘地。而皆不然者。知本之所以爲貴也。因復引康誥楚誓舅犯秦誓之言。就歷史陳迹。證明得失利害關鍵。全在於有德有人。猶是孔子爲政在人。取人以身精意。苟有德有人。則土地財用。可以開創而治理。無德無人。縱有土地財用。亦只弄得昏亂不可收拾。例如康誥曰。惟命不予常。卽言有德有人而善。則得天命之照臨。土地財用。自隨之而得。不善。則失天命之照臨。土地財用。自隨之而失。得失之數。全依人事善不善爲轉移。絲毫不容作僞於其間。故曰惟命。而楚誓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卽是晉楚兩國得以保有土地財用。並日進於強大。仍不外有德有人。其引秦誓。言好賢惡不肖之利。可以保我子孫黎民。否則不能保而危殆。亦是切言有德者身。無德者滅。得

人者昌。失人者亡之謂。故好賢惡不肖實爲繫矩之要道。慎德之樞紐。好惡同民之大端。治國平天下之急先務。但好賢難。惡不肖尤難。以小人多擅才華。尤工接納。鑒別尤屬不易。惟仁人放流之。遊諸四夷。不與同中國者。去小人正所以安君子。亦即所以勵民情義以成其仁。乃謂之真能愛人。此非仁中有智又有勇之君子。不能作到。故曰惟仁人。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賢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或問命、鄭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朱子云。此等字既兩通。而於寧義無大得失。則亦何必苦心以求之。其說何如。曰。命與過兩字。舊解皆非。故於此段文義。多不能通。然則究應何解爲是。曰。此段之意。謂世有見賢而不能舉。或舉而不能先者。則緣剛愎自是。言莫予違。自命不凡。是謂似智非智。似勇非勇。而不仁也。世有見不善而不能退。或退而不能遠者。則緣優柔寡斷。姑息養奸。昏庸大過。是謂似仁非仁。似智非智。而無勇也。知此。則命、應解作自是。猶云自命不凡。過、應解作寡斷。猶云過於姑息。易之澤風大過。病在過剛。雜卦傳云。大過、顛也。卽此命也之義。易之雷山小過。病在過柔。雜卦傳云。小過、過也。卽此過也之義。且剛愎自是。自命不凡一流人物。不但不能循繫矩之道。且往往出乎人情意料之外。明知是惡而故蹈之。明知是善而故違之。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以逕行其言莫予違。予智自雄的暴政。不弄到殺身亡家破國亂天下不止。歷史上亂世英雄。多屬是

類。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管子痛言之。亦切戒之。深勗爲民上者。不可不敬。循繫矩慎德好賢以自保其國家六下。卽以保身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節。則財恆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忠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是故君子有大道者。卽智勇兼備。仁義兼盡。無大過。亦無不及。一切修己治人。事事合乎中庸。協乎絜矩。上通帝謂。下順民情。天人一貫之大道也。但道之體用。雖無所不包。無所不容。無所不宜。而其根本。則係於一念之誠僞。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者。得失之數。卽以誠不誠爲分判。故誠意毋自欺自謙慎獨。所以爲修齊治平之聖功骨幹也。或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財者生人之命。以王道平天下者。貴在養民。養民不爲一己聚財。豈可不與天下生財。生財自有大道。必生之者。如百畝之田。匹夫耕之。五畝之宅。匹婦蠶之。則一家無遺力。八材之用。百工飭之。貨賄之利。商賈通之。則一國無閒民。故曰衆。食之者。如建官止如三百六十。則在位無贅員。賦祿僅足代其耕。

則在民無冗食。故曰寡。爲之者。如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無作輟也。盡爾子芽。宵爾索綯。無休息也。故曰疾。用之者。如歲杪則國用量入爲出。無泛濫也。國有凶荒。則殺其札。無侈靡也。故曰舒。且在國必非資本集中。土地國有。在民非必家家而給之。人人而分之。只是各盡其能。生之者衆。各安其分。食之者寡。人無廢時。爲之者疾。物無暴殄。用之者舒。善於開源節流。則財自取之不竭。用之不窮。而恆足矣。則字承上四句說。既有以生之。而天不冗於食。則生之所出者。恆足於所食而不窮。既有以爲之。而又不濫於用。則爲之所殖者。恆足於所用而不匱。此道在一時則一時足。而上下公私之兩利。此道在萬世則萬世足。而水旱盜寇之無憂。是處常而足。處變而亦足。當豐年而足。當凶年而亦足。故曰恆足。此兩段說法。是揭明內聖外王。修齊治平之大道。至平易。至簡要。爲根本聖治原則。其餘與利除弊。酌盈劑虛諸政策。均可依此大原則。因革損益舉而措之耳。或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曾子恐人猶不明大道。錙銖於較財用。行聚斂。因復卽身財義利之辨。反復申警。夫德爲財本。財用爲有德所應有。是財與德。原爲因果律。平等量。人有一分德。卽有一分財。若用一分財。卽消一分德。譬如花木。根氣有多厚。卽開多大花。花旣開完。根氣亦盡。此理至爲明顯。故知本之仁者。以一己之慈祥。利天下之民衆。結果民康物阜。已亦安富尊榮。不啻以財發身。桀紂聚斂而亡身。湯武散財而身王。可以確證。且仁者以財發身。亦天道自然之感應。人情必然之報施。故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

義者也。上以仁感。下以義應。國家自無不辦之事。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取有常經。絕無橫征暴斂之入。用有常度。餘作饑饉軍旅之需。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上以恤下。下以奉上。上下一體。緩急相通。國家自無不足之慮。故治國平天下。一仁義而已矣。果是真仁真義。不言孝弟慈。而孝弟慈自在其中。卽凡百設施。凡百政策。亦無不在經綸條理中。但恐鄉愿照照爲仁。子子爲義。以假亂真。貽誤天下國家。因引孟子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嚴申義利真假之辨。使人知貌爲循謹節儉。見小不見大之僞君子。非真仁人。不足與於天下國家事。結以專務財用。不仁不義之小人。逢迎當國。弄威專權。必定上干天怒。下叢人怨。亡國敗家。禍不旋踵。雖有善人君子。亦得逃避凶饑。莫可如何。故再嚴申義利利害之弊。使人知聰明智巧。有才無德之真小人。適爲殺身亡家。禍國亂天下之妖孽。而爲格致誠正之真仁人真君子。以良心感格天下。眞智勇化裁事物。乃能興發立教也。曰。步法以彼爲善之作句。並謂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然耶否耶。曰否。蓋彼爲善之小人。應作小讀。連之使爲國家成句。按之使之字。有專任義。使字有委之以權。而言必聽。計必從意。爲字便是恣其心之所欲爲。逞其勢之所得爲意。總括言之。卽是人主以彼爲善之小人專任之。以處理國家政事之謂。非有闕文誤字也。朱句錯斷句讀。茲正之。

或謂國與天下。有許多外交內政。事態紛呈。應有許多政策法令。以資治理。曾子傳文。

僅舉孝弟慈三端。約之以絜矩之道。申之以仁義之行。其實政不過一概括生財之道。其財用統歸於慎德好仁。未免過於抽象的。而非具體的。理想的。而非科學的。抑知任何政策。任何法令。苟有循絜矩之道。仁義之行。適爲害國殃民之惡具。苟有絜矩之道。仁義之行。凡百政策。任何法令。自可因時因地因人制宜。故曰文武之職。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曠觀古今中外成敗興亡歷史悉可徵證。而惟孝弟慈之立教大端。好惡同民之絜矩要道。慈衆養民之生財大道。實人道主義不易之常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定法。順之則存。逆之則亡。得之則興。失之則滅。所以爲治平大道。此治平大道。必實行於修身慎德之仁人君子。原非假仁假義僞善者流所能假借而襲取。尤非肆無忌憚。窮凶極惡之小人所能僥倖而闖功。此大學之所以爲大道爲真經。爲萬古不移真科學。傳自忠信省身之曾子也。

中華民國三十四年二月初版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禮經大學古本講義 一册

(* 03248 號)

渝版熟料紙

定價國幣壹元

印刷地點外另加運費

著 者

何

健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印 刷 所

商務印書館

廠

發 行 所

商務印書館

各

埠

2/5/34
商務總

2/28/34

中央監督駐滬查委員會
免審證滄免字第三五號

